



吉凶雙龍劍

陳青雲著



古凶臥龍劍

圖文圖書

吉凶双龙剑

上册

陈青云 著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河南省原龙县，地处黄河北岸。俯视九曲黄河，浊浪滔滔，形如倒海之苍龙，势若欺天之猛兽，举眼不见对岸，左右难寻尽头。此时，虽然已近阳春，两岸田野森林染尽一片绿色，而奔腾咆哮的黄河，并未因此收敛其神威，仍然是无风要起三丈浪，有风浪头百丈高；使人观其凶猛之势落魂，听其号啕之声丧胆。更何况这是一个冷风凄雨的早晨，江天茫茫，混然一色，寒风挟着冷雨，冷雨伴着泥沙，雨点敲在树干上，簌簌作响。若打在人道脸上，定如刀割剑削一般。

在这样一个凄怆萧瑟的早晨，却见从西南方向有两匹骏马，一前一后，飞奔而来。前面一匹枯黄马，驮着一个四十来岁，五短身材，满脸黑须的男子。他着一身青布衣，已被泥浆染成灰色，就象一个落汤鸡。他手握一把钢刀，刀鞘已不知失落何处。两眼惊慌，一脸土色，不住地用马鞭抽打着座下的马屁股。后边的一匹黑鬃马上，端坐着一位年方二十的女子。她纤纤细腰，裹着一件水红衫，穿着一条葱绿灯笼裤。三寸金莲，套着一双绣花鞋。身披一件白色防雨披风，头戴一顶月白卷边草帽。睁着一双似笑似怒的杏仁眼，挑起两道藏凶露俏的柳叶眉。手握一双寒光闪闪的鸳鸯剑，剑锋直指前面那个男子。

那汉子眼见后边的女子就要追上自己了，偏偏座下的桔

黄马由于道路泥泞不愿意再为主人拚命，便掉转半截身子，抡起大刀，朝后边的女子劈头砍去。那女子轻转腰身，举起宝剑，挡住对方手中的钢刀。就听“噼噼”两声，那男子的手腕上便插进两只袖箭。疼得他手一哆嗦，钢刀落在地上，铮铮有声。那男子不顾箭伤，拨转马头，紧蹿坐骑，抱头逃命。后边的女子手举一双鸳鸯剑，双脚连踢黑鬃马，紧追不舍。又听“嚓”的一声，那桔黄马的后腿绽开一道血口，鲜血直流，卧倒在地。马上的男子落下马来，又连滚带爬，惶惶逃命。

那女子举起双剑，正要狠劈下去，猛听得一声“看剑”，就见一把宝剑，随着一道寒光，横刺过来，向上一挑，挑起一双鸳鸯剑。

那女子掉转身子，微睁秀目，却见一位仪表堂堂的中年男子，骑着一匹黑马，立在眼前，此人肩宽背圆腰阔，如果立在地上，一定是威风凛凛的七尺须眉。此时，他挺直腰身，端坐马上，身披黑色独布青衣，头戴一顶半新宽边大草帽。草帽下一张气宇轩昂的汉子脸，天庭饱满，地额方圆，面如赤枣，唇若涂丹。若不是两道又黑又浓的卧蚕眉下长着一双灼灼生辉的环眼，那女子真疑是关公再世。

当时，那女子将宝剑收回，纤纤玉手插于腰间，微挑双眉，喝道：

“那路瘟神，多管闲事？”

那中年男子也收起宝剑，闲交双臂，露出轻蔑的笑容，说：

“妙龄女子，绝代黄花，不在闺阁中穿针引线，巧裁女红，也好将来侍奉公婆，举案齐眉，传宗接代。却跑到这黄

河岸边，借凄风苦雨追杀人命，成何体统？”

“大胆歹徒，瞎了你的狗眼，竟然善恶不分，骂到姑奶奶头上了！”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话落剑起，两道寒光，闪将过来，直取中年汉子的咽喉。

那汉子轻轻一闪，避开剑锋，拍马抡剑，展开一场恶战。只见一来一往，有如碧水戏玉龙，一上一下，却似半岩争食虎；左盘右旋，好似桂英战六郎；前回后转，浑如王英战三娘。鸳鸯剑愤怒，双刃不离心坎刺；苍龙剑生嗔，寒光只望顶门飞。真可谓，好手中间逞好手，红心里面夺红心。把那扒在地下的五短黑须汉子吓得目瞪口呆。

那中年汉子边战边说：“好剑法，做我的干女儿倒挺合适。”他本是心中所想，却脱口而出。不料一语激怒了那女子，只听“飕飕”两声，那男子的手中已握着两只袖箭。

那男子也有些生气，便道：“吃我一剑”，就见话落剑到。那女子左手的一把剑被削成两截。那男子在马上一挺身子，“哈哈”大笑。

只见那女子蛾眉倒立，杏眼圆睁，玉齿紧咬朱唇，卖个破绽，扭头拍马便走。那男子挺马直追。又听“飕飕”两声，男子的左臂插进两只袖箭。

那汉子也怒睁环眼，举剑劈来，几个回合，那女子右臂便被削开一道血口。她用左手握剑，边战边逃。边逃边道：“后会有期，姑奶奶不会轻饶了你！”

那汉子并不去追她，只管掉转马头，走到那矮短身材男子面前，跳下马来，扶起那黑须汉子。

那黑须汉子刚站起身来，又“扑通”一声跪倒在地，连连

说道：“多谢大哥救命之恩，大哥大恩大德，我徐五永生永世不忘，下世变牛做马，一定报答。”

那中年汉子挽起徐五，竟“哈哈”大笑，说：“快不要说那些没有身份的话，堂堂须眉，何谈变牛变马？我萧伯风就专爱打天下不平事，也不枉一身好武艺，祖传双龙剑，为人一场。”边说边从腰间扯一片青布，裹住箭伤，认镫上马。

那徐五也扯一条布，裹住箭伤，从地下捡起钢刀。那匹马已经因为流血过多，不肯起来了。他便踏着泥泞，顶着风雨，与坐在马上的萧伯风一同前行。他一边走，一边用眼睛贪婪地盯着萧伯风腰间斜挎着的那口宝剑。心想：这不知是什么奇珍异宝？那绝代佳人、妙龄女子的一双鸳鸯剑，竟被它削成两截？我若也有这样一口宝剑，今儿就生擒活拿了那绝妙无比的黄花，找一处住所，叫她替我把盏，为我消魂。那真是天底下头等快事。

想着就听马上姓萧的问，“老弟姓徐，徐五不是你的本名吧？”

那徐五听这话茬，以为这姓萧的一定久闻我徐五的大名，才在这荒郊冷雨中搭救我，没准儿想拜我做把兄弟了。就挺了挺因饥饿因顿弯下去的腰，道：“小弟姓徐名有财，是北京城里的镖头，由于终年闯荡江湖，专爱结拜绿林豪杰，使得一口千金宝刀，人称宝刀徐五，老兄想必听人说过？”接着又说：“老兄大名，如雷贯耳，小弟久仰。不过后来听说你自从娇妻死后，便逃往南边，很久未闻您的行踪，怎么今日在这黄河岸边，与老兄相遇？想必是……”

萧伯风打断徐五的话，道：“老弟原来是北京城内的镖

头，想必久负大名，武艺高强。今儿只因坐骑重伤，才使你不能施展绝技。”又说：“听老弟口音，府上可是信阳州？现在可是要回家去？又为何被那女子追赶？”

问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只见徐五青筋暴涨，黑脸染羞。这人称宝刀徐五的，本来也是专心练功夫的，也结识几个会武功的。只是生性爱沾花惹草，出走杨花柳巷。前天他到邢台县同行好友强三猫家，喝了二斤老酒，去曾家寨看戏。不料望见看台上有个娘儿们，正斜着眼往这边瞧他。那娘儿们长得脸似三月娇花，眉如初春嫩柳，十分俊俏。又偏偏浓妆艳裹，金钗斜插，掩映乌云；翠缺巧裁，轻笼瑞雪，真好比天仙下凡。那徐五本来已有七分醉意。心里一热，酒直往头上涌。他便挤将过去，轻轻拉了拉那妇人的衣袖。他此时此刻，恨不得贴近那妇人的面庞，在那如玉似雪的香肌上亲上两口，却碍于众目睽睽之下，不好放肆。

这时，只见那妇人满眼娇羞，泪眼汪汪，惊惶地望了望左右，便轻移莲足，走出人群。徐五也甩下朋友，悄悄跟在那妇人的后面。那妇人本是大家少妇，平日足不出户。今日因杨柳吐绿，又有热闹，便想出来，一来看戏，二来赏春。不想天气骤变，阴云堆积。就命丫环去拿雨具和衣裳。因久等丫环不见回来，便轻扫秋波，不想竟引来辱身之祸。当时，她因被人戏弄，羞得步地自容。又怕左右看见了耻笑，惊惶之中，才只身逃走。本欲跑回家中，却被徐五误认为对他有意，尾随了出来。

那徐五看那妇人走到无人处，便紧走两步，从后边拦腰将那妇人抱起，返身上马，奔入一边密林丛中。也顾不得拴住马匹，便先在马上，想在那玉臂酥上消魂。不料由于酒劲

上了头，竟坐不稳，抱着那妇人滚下马来。

这时就听得马蹄“得得”，由远而近。徐五也顾不得其它，只将那妇人衣带宽解。就听“飐”的一声，一支箭射在树干上。抬头看时，一位倾国倾城的妙龄女子已经骑马立在他面前。只听那女子喝道：

“大胆毛贼，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民女，千刀当剐。”说时便举剑刺来。

那徐五已经顾不得昏厥在地的少妇，跃身上马，抡刀迎剑。战有三、五个回合，便觉得这娘儿们剑法娴熟，绝妙无比，久战必败于她。就边战边退，退出密林，拨马便逃。不料那女郎竟紧追不舍，来到黄河岸边，眼见插翅难逃，幸遇萧伯风相救。

不过，跟这位镜水相逢的萧伯风，他不便说出真情。便答道：

“小弟本是来鲁家庄走朋友的，不料途中撞见那女强盗抢劫民财，便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没想到纤纤弱女如此厉害。”又说：“尊兄一提我的家乡口音，倒使我十分想念起妻儿老小来。我这几年在外边闯荡，也不知家中怎么样了。这次正是打算看完朋友，就回家与妻子老小团聚。”

萧伯风听徐五如此恋家，不禁长叹一声，不再说话。

不大功夫，就到了一个小镇。他俩进了一家店房，将马交给店家，各自找了房间。

宝刀徐五走进屋里，脱掉身上的湿衣裳，先将那口朴刀从行李中抽出，放在身旁。店伙计端进茶水来，问他要什么饭菜，他只摆了摆手。这时他心中十分烦恼，想那林中的娘儿们不知是死是活，她的家人是否也会舞枪弄棒，可会追到

这小店中来？忽然想起刚才相遇的萧伯风，看他与那马上的女子交手，真是武艺高强，何不与他一同过河回家？有他那口宝剑……忽然又想起那宝剑，不知有多锋利，竟把那俊俏娘儿们的宝剑削为两截？我若有这么一把宝剑，还怕制不服武林高手，弄不到爱妻娇妾？

想着，便离开自己的房间，走进萧伯风的房里。

萧伯风正用一块红绸子布拂拭剑柄上的雨水，见宝刀徐五进来，就笑着说：“徐老弟是不是想自你的宝刀试一试我的苍龙腾雨剑？”

那徐五正专心致志看着萧伯风手中的剑。只见那剑身作苍绿色，仿佛生了许多锈。可是双锋极薄，倒使人觉得它锋利非常。又听萧伯风如此夸口，以大话压人，虽然欺人过甚，却觉得这口宝剑一定非同寻常。

萧伯风见徐五不答话，便又说：“老弟你外号宝刀徐五，想必你的宝刀也能斩钉剁铁，锋利无比了。”

徐五一听此言，就返回自己的屋中，抄起那口厚背薄锋光芒刺眼的扑刀，心说：“利钝不说，反正准比他那口苍龙腾雨剑漂亮得多。”于是，他又走进萧伯风的房间，将扑刀递到萧伯风手中说：“这口刀，我拿着它闯过张家口，打过焦铁塔。在太行山也凭单刀闯过三十多个强盗。”

萧伯风只是专心看那口扑刀，用手颠了颠，又弹弹刀刃，然后抄起那口宝剑，将刀交还徐五，起身笑着说：“可以试一试吗？你这口刀不错，不知我这口剑是不是能所向无敌。”

宝刀徐五极想试一试那口宝剑，可是又怕撞折了自己这口刀，在人面前丢脸。不料萧伯风已经挥起宝剑，他只好举

刀迎剑。二三个回合后，只听“呛啷”一声，徐五的这口宝刀竟被削为两截。萧伯风不由高兴地“哈哈”大笑。笑过之后，拍拍徐五的肩膀说：“对不住！对不住！我太冒失了。将来我必要花上五百两银子，打一口好刀，亲自送到信阳州贵府上。”

那徐五被毁了刀，一赌气把手中的半截也摔在地下，一张长脸青中透紫，恨不得立刻要了萧伯风的命。可是他毕竟不敢动手，就强忍了一口气，反作出满不在乎的样子，摆手说：“这算什么？你萧老哥太把我徐五看得小气了。你救了我一条命，我这一口刀又算得了什么？只是从此我知道你老哥有这样一口好剑，我便不敢再叫宝刀徐五了。”

那徐五越是慷慨大方，萧伯风越觉得过意不去。便说：“老弟不知，我家共有两种传家珍宝，便是两口宝剑。普通的剑分雌雄，而此剑却分弟兄。一名苍龙腾雨，一名白龙吟风，苍的为兄，白的为弟，都能削钉剁铁。我手里这口苍龙腾雨剑，已随我闯荡十五年之久了。剑身分毫没有损伤，不信你看。”

徐五接过宝剑，手都发颤了。就凑近灯细看，连剑身上所嵌的七颗金星，全都拿大眼睛瞪了半天。恨不得萧伯风忽然大发慷慨，作为赔偿，将这口宝剑赠送给他。萧伯风却赶快要了回去，并用袖子拭了拭剑身，仿佛是怕沾了徐五的臭汗。徐五眼巴巴看着萧伯风将剑入鞘收入铁匣，放在床铺上。萧伯风又说：

“那口白龙吟风的尺寸较短，分量较轻，我就交给我女儿使用了。”

徐五忙问：“若是把这口苍龙腾雨和那口白龙吟风撞在

一起，哪口得受损伤？”

萧伯风说：“同时同炉铸造出来，当然不分上下，不过后来人不但给他们分出兄弟来，还分出吉凶来呢。”

“剑还分凶吉？那么这苍龙腾雨剑是凶还是吉？”徐五恨不得再将那宝剑抢到手里，细细观看。

“苍龙腾雨是口凶剑，据言佩凶剑者招滥，佩吉剑者纳福。都是瞎话。我佩带了它十几年了，一点凶迹也没有。”

那徐五虽然口里说：“那是别人信口胡说。”心里却因一个“凶”字起了邪念。

当晚，萧伯风置酒陪礼，一宿无话。

第二天一早，徐五刚刚睁开醉眼，就听萧伯风在院中喊道：“徐老弟，徐老弟！河里有船了，咱们一同走吧！”

徐五翻身下床，开门一看，萧伯风已戴着大草帽穿着防雨衣，牵马立于雨中。徐五本不想与萧伯风一路走，又因恋着那口苍龙腾雨剑，而且怕那马上的女子伤势万一没有多重，再来追杀他，或者那林中少妇的家里人寻了来，现在他可是手无寸铁了，于是暗自咬了咬牙，心里骂了一声“姓萧的，你等着瞧。”便露出谦恭的笑模样，走了出来，与萧伯风一同走出客店，上船渡河。

那黄河之水，汹涌澎湃，势不可当。船在江面上，一会儿被推上浪尖，一会儿又被颠入谷底。徐五手抓船缆暗想：若将萧伯风就势一推，这滔滔江水，何处寻尸？那样，苍龙腾雨剑就落入我的手里，该姓徐了。他斜眼看看萧伯风，见他也左手握住船缆，右手按着宝剑，遥望江水，两眼生辉。这样剽悍精明的七尺男子，若推他不成，反倒害了自家性命，岂不是弄巧成拙？他再看看萧伯风，见他正和船夫谈得火热，

就听那船夫说：

“你二位冒着阴雨天出外行走，莫非有什么紧要的事情？”萧伯风说：

“兄弟是从北京看望朋友回来，不料赶上阴雨天气，想我那家中小女，一定等得不耐烦了。”

莫非你家中贤妻已经……”

“一言难尽啊。”只听萧伯风长叹一声，又去仰望茫茫苍天，和那滔滔江河的尽头。

不久，船行至对岸，正好有一个人牵着两匹马走过来。徐五掏出钱来又买了一匹马，便高兴起来，道：“萧老哥，快些走吧！赶到许州城再住一宿，我就要和你分别了。想我那家中的妻儿一定也等急了。”

于是，萧伯风放马在前，徐五催马紧紧跟随，约莫走了有三十几里，到薄暮时分，已然淋着雨来到许州。

两人在北门外找了一家店房住下。那店家跟萧伯风十分熟识，招呼着说：

“大爷，你老是二月初由这里走的，到现在快一个月啦。你俩是要单间，还是合住？”

萧伯风说：“找两个单间吧。”

店家就给两人找了两间紧靠着的单间。

徐五到了屋里，真是困乏极了，躺在床上喘了几口气，心说：我的奶奶呀，若天天这样过日子，还不得见了阎王爷？也不知这萧伯风安的什么心。救了我的命，又折了我的刀。想着，便爬起身来。

隔着一扇板墙，就是萧伯风的房间，灯光从板缝儿射进屋里。徐五隔着板缝去看，见萧伯风嘴里哼哼着腔调，双手

却托着那口苍龙腾雨剑，就着灯光细细的察看。只见宝剑在灯光的映照下青光闪闪，好不耀眼。馋得这徐五连疲倦都忘了。恨不得隔着板壁就把那宝剑抢到手里。佩带这样的宝剑自然威风，可是他徐五没有吃过豹子胆，只得凝定双目干瞅着。

少时，窗外脚步声由远而近。萧伯风屋里进来一个少年。见了萧伯风就深深打躬，叫声“师叔”便坐到床上。萧伯风便面向这边喊道：“徐老爷，徐老爷。”

这徐五听见喊声，便轻轻回到床上，不敢答应。又听萧伯风仍在喊他，才哑着嗓子答应了一声。

那萧伯风又喊：“过来一下。”

徐五便跳下床去，三步并做两步，走进萧伯风住的屋子。

萧伯风拍着那少年的肩头向徐五介绍：“这是我的师侄赵飞。”又指着徐五道：“这位是我路上新交的朋友，宝刀徐五徐老爷。”

赵飞便拱拱手，说声“久仰”。徐五也拱手还礼，心里不勉有些惭愧，暗地里恨死了萧伯风。心里说：你这是想开我的玩笑。

只听萧伯风又说：“徐老弟，我已经叫店家备酒去了。咱三个今晚要痛饮一番。”

徐五却摆手说：“谢萧兄，我今晚太疲乏了，不想喝酒，失敬得很。你二位谈，你二位谈。”说着，连连退出门外，回到自己的屋里。

徐五让店家随便备了点饭菜，胡乱填饱肚子，便熄灯躺在床上。可怎么也睡不着。就听萧伯风一拍桌子，对他的师

侄嚷道：“这是什么世道？奸佞当道，外贼入侵，荒淫无度的当今朝廷，不去铲除奸臣，抵御外寇，反而调兵遣将，专与我太平军做对。林凤翔大将，多好的人呢，那可是栋梁之材，却被监送北京，处以极刑。惨啊！”又听得一声拍桌子的声音。萧伯风接着说：“我跟随他从扬州北伐，攻克过凤阳，挺进怀庆府，那是多威风的挺进啊！万万没有想到，我亲眼目睹他被处极刑而不能救。完了，野蛮昏暗的大清朝就要完了。”

又听逗倒酒的声音，萧伯风说：“喝”。这“喝”字已经吐不清楚。

“叔父今后怎么打算？”

“投奔翼王石达开，把命交给太平军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只是我那女儿……就只好托给她叔叔了。喝。”

又听赵飞劝他：“师叔，隔墙有耳。”

“徐老弟，好人。”

“师叔，少喝一点吧。”

徐五又爬起来，凑近板墙，赵飞和萧伯风已经睡着了。宝剑就放在离板墙很近的桌子上。他一咕噜爬起来，带上钱悄悄走出屋去。找了半天，才听见一家铺户里有叮叮的打铁之声，门虚掩着。他走进去，面上带笑，向那两个打铁的说：

“有打好的刀没有？”

铁匠停下手仰着脸问：“干什么用的？”

“宰猪用。”

“这里只有一把宰牛刀。”

“也行，我家有一口猪急等着宰。”

说完，徐五付了钱，拿着刀走出门来。急忙走向自己的屋子，细看这刀，有一尺多长，刀尖呈钩形，倒还锋利。再隔墙偷看那叔侄二人，睡得正香。徐五待要举步，又一想昨天萧伯风的救命之恩，脸有些烧。便把宰牛刀藏到枕头下，不一会儿，就昏昏沉沉地睡去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只见细雨霏霏，浓雾缭绕。萧伯风披着小袄进到徐五的屋里说：

“老弟，雨还没停，可我要急着回家了。昨夜我梦见了女儿，想必她也梦见我了。你若不着急，就等着下午我师侄给你送一口宝刀来再走。”

徐五一屁股坐起来，手按枕头说：

“萧老兄，我也走，跟你同行，撞到老虎的鼻子尖上我也不怕，刀我不要了。”

“也好，快快收拾。”萧伯风说完，就走出屋去。

徐五慌忙将牛刀卷入行李。

二人上马，赵飞向萧伯风珍重道别道：

“师叔，一路上要多加小心。”

“放心吧。”萧伯风挥手举鞭上路。

二人行了约有三十里，不料雨又大了。萧伯风的油布雨衣直往下淌水，徐五则简直象个落汤鸡。又行了百余里，四周雨雾弥漫，天地浑然一色，象一汪融化了的铅液。道路也被淹没了。他二人还没有吃早饭。萧伯风便将马凑近徐五，大声说：

“不要再走了，找个地方歇歇吧！”

徐五点了点头。

二人又走了五六里，进了一处小村镇。这里只有十几户人家。问了两处，都客满了。有人指点说，一边孟家酒店也留客人。二人便又去寻找。

那掌柜的却说：“只有一间房子，还是今天早上刚腾出来的。”

二人进得屋里，只有一张破板榻，连个桌凳也没有。萧伯风将宝剑用红布擦了擦，放到榻上，问店家：

“可有什么好酒好菜？”

店家答道：

“驴肉，面条，烧黄二酒。”

萧伯风笑道：

“都给我们来一些，天气冷，酒要多拿。”

店掌柜应声出去了，少时端来了酒肉。

徐五将身上的衣裳拧了拧水，又穿上，便和萧伯风一起吃肉喝酒聊天。

徐五见谈得投机，便问：

“老哥，家里可有妻小？”

“只有一个女儿。”

“那嫂夫人……？”

“十年前，就归天了。”萧伯风说着，大大呷了一口酒。

“什么病？”徐五只小口呷着。

“叫衙门里的狗崽子给害死了。老弟，你不是外人，实话给你说，我那娘子，比前天看见的那马上女子，不知要漂亮多少倍。又极贤慧。有一次走亲戚，在路上，却被县官的少爷看上了，趁我不在家，大天白日闯入我家抢人，我那娘